

夕阳红



在朝鲜试穿第一套棉军衣(1952年)

1997年12月上旬,省里召开文代会、作代会,我因有事,迟到一天,被文坛好朋友们一顿“痛骂”。这次会议,群贤毕至,老少咸集,堪称群星荟萃。特别是省委主要领导的讲话,鼓舞人心,催人奋进,大家共同感受到,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!

会议期间,南师大出版社社长张留芳同志,邀请赵恺、储福金、徐朝夫、顾兆玉和我等同窗好友,到南师大的南山宾馆一聚。留芳打趣我:“昨晚我打你家电话,连打三次,怎么都是忙音?背了夫人同蜜斯说悄悄话的吧!”我据实相告:“不瞒诸位,我实话实说,是菡子同志从上海打电话来,她说想写捕蟹的散文,要我补充有关材料,我俩在电话中说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呢。”“哦。”留芳恍然大悟。赵恺(诗人,淮安人,省作协副主席)连忙问:“菡子同志近况如何?”我说:“前几年她身体不怎么好,我们曾多次到上海去看望过她老人家。近年来身体好多了,精、气、神都很好,今年秋天还回溧阳住了一段日子呢!”我国著名的农民作家徐朝夫(宜兴人)也关切地问:“菡子大姐回溧阳的呀?发今你为什么告诉我?”我们几个文坛好友对菡子是熟悉的,也是很敬佩的,而顾兆玉她(他)们则知之不多,于是,才思敏捷的赵恺提议道:“张留芳、路发今都是溧阳人,你俩应该把家乡出的大作家向大家介绍介绍。”这下好了,留芳推我讲,我推留芳讲,后来还是朝夫老兄作主当“娘舅”:“发今先讲,留芳补充。”无奈之下,我只得讲了起来:

“菡子同志八十年代(上个世纪)初在溧阳期间,刚好她的住地同我岳父家只有两百多米(当时县机关干部住房紧张,我刚结婚的那几年,一直住在岳父家),于是兼任了她的联络工作。外地寄给菡子的信件和报刊杂志(都是寄往溧阳县委办公室),由我捎带给她,县委办公室党支部过组织生活,也由此通知她,应该说我们同她是很熟悉的。菡子同志为人随和,谦虚,对自身要求非常严

格,从不显山露水,更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,我对她的了解,大多是从上门约她稿件的编辑,或她的老同学、老朋友那里得到的。她于1921年3月11日午夜,出生在我县茶亭乡一个亦商亦农的家庭。初小在茶亭街上读的,高小到县城的女子小学读的。据她的男同学蒋德芬说,菡子很聪明,全县高小毕业考试,她得了第一名。她的语文成绩特别好,还能用文言文写作文。1934年夏天,她考取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,“罗庚华”这个名字都登在上海《申报》上的(1934年7月25日)。所以当时溧阳地方上盛传茶亭出了一位女状元。其实,菡子的原名叫罗庚华,菡子,是她苏州女师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,意思是一朵小荷花,后来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。1937年10月,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中,年仅十六岁的菡子同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,愤然放弃学业,投笔从戎。她先回到家乡溧阳,后逃离家中父母的监视,冒着秋雨,踏着泥泞的山路,身无分文地直奔苏皖边境的周城镇(那里有我党的地下组织)。不久,在党组织的引领下,随同进步团体和难民一路步行到江西南昌,投奔正在集中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新四军。1938年8月,菡子在南昌正式入伍,成为一名女兵。同年10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四军奉命移驻安徽泾县云岭,菡子先是在新四军军部工作,是新四军第一代‘三八式’女兵。此后担任战地服务队队长,跟随部队转战在淮南和苏皖交界等地,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,从事文艺宣传工作,发表了大量的战地通讯。特别是1945年写的小说《纠纷》,在延安被评为解放区创作获奖作品,还被选入‘人民文艺丛书’之中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,她主动请缨上了朝鲜战场,写下了不少优秀的战地通讯和散文作品,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英勇事迹,就是她在上甘岭报道出来的。

乘我喝茶的空当,留芳补充道:“当时她正在皮定均的指挥所里吃午饭,前线送来一张条子,说我们这里出了一位马特洛索夫(原苏联卫国战争中用胸膛挡机枪的战斗英雄)式的战斗英雄,他的名字叫黄继光。菡子听了,丢下手中馒头,在三名志愿军战士的护卫下,冒着枪林弹雨,上了仍在鏖战的前线……”赵恺听到这里,急匆匆地从包里拿出钢笔和笔记本,飞快地记录起来。

我接着说:“正是这场战争,造就了菡子的成就、声名和影响,奠定了她作为当代散文名家的地位。1958年9月,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徽视察工作,菡子接受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邀请,作为特邀记者,陪同毛主席参观了安徽不少地方,写了六篇文章。当时,毛主席视察安徽的活动,还被拍成纪录片,共有二十分钟。而这个纪录片里热情洋溢的解说词,就是由菡子写的。在一次舞会上,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女演员们,都争抢着要跟毛主席跳舞,毛主席笑呵呵地指指坐在舞厅旁边沙发上的菡子说:‘我已与这位女同志约好了,等一会跟你们跳。’毛主席在与菡子跳舞时,先问菡子是哪里人,然后说:‘我想起来了,你去过朝鲜,你是写志愿军的……’菡子同志于1956年就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副主任(主任是赵树

理)。但她不慕高官,不求虚华,任职不长,就辞去了领导职务,满腔热情地深入到安徽、江苏的农村基层,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具有浓郁乡情乡味的小说、散文作品,其中《黄山小记》《香溪》等作品,被编进了大学、中学教科书,作为文学精品讲解。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的风风雨雨年代里,菡子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,她苦恼过,痛苦过,但她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从来都没有动摇过。越南战争爆发,这年秋天,菡子又一次上了越南战场,写下了很多战地通讯,及时进行宣传报道,有力地鼓舞了中越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和斗志。菡子等一批中国新闻文艺工作者离开越南时,受到了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中国的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始。菡子同志怀着喜悦的心情,踏上故乡溧阳的土地,一呆就是五、六年。在那几年里,菡子同志每年至少有半年时间在溧阳,始终在生活第一线。溧阳的南山北山,平原圩区的农户人家,县城茶馆,甚至渔民船户,到处都有她的足迹。据我所知,在她的朋友中,有副省级的行署专员、县委书记、县长,有全国人大代表、教师、作家、文学青年,而更多的是寻常百姓。当山区农民给她捎来几斤板栗、一袋山芋或几个西瓜,她都会激动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正因为她植根于工农之中,有这么多知心朋友,所以她的文思如泉涌,佳作连篇出。她写出了六万多字的自传体中篇《乡村的童年》,电影剧本《江南一叶》(珠江电影制片厂曾准备拍成故事片),还写出了《夜行》《战地重逢》《握笔史话》等几十篇短篇小说和散文,在她的创作生涯中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峰。

“后来,我因工作变动,有十多年时间与菡子同志的交往少了,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。1993年冬天,得知她身体不适,我们曾专程赶到上海去看望她老人家。今年深秋时节,菡子陪同北京好友晓苇同志回到故乡,看到她身体比以前好多了,精神、气色都很好,我真为她高兴。尽管那段时间工作较忙,但我十忙丢下九忙,自始至终全程陪同她俩,游天目湖,赏南山竹海,到后周访问农户,到长荡湖采访养蟹专业户。在故乡的几天中,她心境也特别好。她告诉我,今年三月,她发表的《重逢日记》,文坛影响颇好,在《当代》杂志上发表后,即被中国权威刊物《新华文摘》选用。北京、上海两家电影制片厂上门相约,想把此作搬上银幕。她还喜滋滋地告诉我,她也学会了电脑写作,还准备写

长篇小说。啊,真是‘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’我真诚相告:‘您老人家要注意保重身体,’她却铿锵有力而又悲壮不已地说:‘为了文学创作,我可以牺牲一切!’我望着她那深沉而坚定的目光,望着她那鬓角边的络络华发,热泪夺眶而出,我被她的这种献身精神感动了。菡子同志这种为着党的文学事业的献身精神,在过去战争年代里需要,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样需要。时代需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——作家: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,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,从而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、道德和文化素质。近年来,我接待过高晓声(我国著名作家)、艾煊(我国著名作家,江苏省作协主席)、杜宣(上海作家协会主席,我国著名戏剧家。上海刚解放时,他曾任军管委处长,抓捕、审讯过黄金荣)、穆青(原新华社社长,报道焦裕禄书记的)、田歌、安静、秦秋谷、晓苇等知名作家和记者,和我们溧阳籍的女作家菡子,他们的好思想、好作风,在我头脑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每次接待,我都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,我从老一辈文艺家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,最主要的是他们对党的忠诚,对人民的热情,和对党的文艺事业的献身精神。我将会以老一辈文艺家为榜样,付诸到我的实际工作和创作实践中去。

菡子同志原是溧阳山村的一个野孩子,在党的培养下,她从女兵、记者、编辑成长为一位我国著名的女作家,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。她为自己赢得了声誉的同时,也为故乡溧阳赢得了声誉。我们为家乡出了个菡子而自豪。同时,我们也真诚地祝愿菡子同志健康长寿,祝愿她有更多的作品问世!”

“发今讲得好,讲得好!”一向冷峻寡言的徐朝夫听罢,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。热情奔放的诗人赵恺则带头拍起手来,餐厅里顿时热闹极了。张留芳也兴奋地说:“发今,我俩合作,写本《菡子评传》,我们应该好好地宣传宣传菡子同志。”直到此时,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母校南师大,便连忙向留芳道歉说:“不好意思,今天我喧宾夺主了。”留芳说:“你确实讲得很好,菡子同志的有些情况我还不知道呢!”赵恺同志拍打着手中的笔记本说:“我听了很受教育,我要撷取几个片断,用诗歌或散文形式,来歌颂赞美菡子同志,题目就叫《夕阳红》!”(后来,赵恺同志果然写了一篇散文,题目叫《夕阳红》,发表在《新华日报》上。)

作者附记:菡子同志在2003年6月5日凌晨,因突发心脏病,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,享年83岁。



菡子(前排左五)以及其他上海文艺工作者与越南胡志明主席(前排左六)合影于上海。(1965年)